

辛波絲卡 散文二篇

黃燦然 譯

偉大的愛情

今年初逝世的波蘭詩人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斯拉瓦·辛波絲卡是一位雅俗共賞的詩人，她善於將普通生活作抽象概括，提煉哲理；出版逾十五本詩集，被譯成多種語言。她亦是一位書評家，口味極廣。她說，她發現市面上新書汗牛充棟，但能登上書評家大雅之桌者，寥寥無幾。但在書店，情形剛好倒轉過來。大多數廣受好評的書，在書架上穿了一層塵埃之後，一年半載便被辭退；而衆多未獲書評家賞識、討論、推薦的書，則進進出出，現買現賣，好不熱鬧。她的書評，乃是以雅品俗，給予後者適當的關注。這幾篇小文，譯自她的書評集英譯本《非必要閱讀：散文集》（2002）。

——譯者

一八七六年春天，在他們結婚之後不久，四十六歲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二十歲的新娘一塊離開俄國去德國。不能真的把這次旅行稱爲他們蜜月的開始。這位作家實際上是要逃避他的債主，並計劃在德國的賭場發大財。這也正是安娜開始寫日記的時候。我不知道是誰首先把這些筆記稱爲《我可憐的費佳》。書名令人覺得這位年輕妻子對其患病、躁狂和非凡的配偶基本上懷着一種憐憫。實際是，安娜欽佩和贊同她異乎尋常的丈夫；她謙卑而盲目地愛他。「我了不起的費佳，」「我奇妙的費佳，」「我最聰明的費佳」——我們應該用這些句子做書名才對。客觀地說，她與她的費佳的生活，是一個充滿恐懼、焦慮和屈辱的地獄。不過，主觀地說，這令她幸福。一個微笑或一句好話已足以抹乾她的淚水，而她会高高興興地脫下結婚戒指、耳環和披巾，讓費佳拿去典當，再把典當來的錢拿去賭博，然後再次輸掉一切。任何可能令他高興或使他在煩惱中有一刻快樂的事情，也都會使她感到安慰和喜悅。她透過他的眼睛看世界，接納他的觀點，反映他的複雜，認同他對所有非俄國事物的令人厭煩的鄙視。當他癲癇症發作（而在那些年間，他經常發作），她懷着一顆消沉的心護理他。她忍受他一再的、突如其來的壞脾氣，他在餐館、商店和賭場挑起的一次次事端。在此期間，安娜懷孕了，這是一次極其困難的懷孕，原因也許是她長期緊繃的神經。然而，就像我剛才說的，她是幸福的，她要幸福，她總算得到幸福，甚至不能設想有更大的快樂……我們面對的是偉大的愛情這種現象。在這類情況下，超然的觀察家總要問：「那麼她（他）在他（她）身上看到什麼？」這類問題最好是在平靜中感受：偉大的愛情永遠是說不明白的。它就像一棵小樹，以無法解釋的方式挺立在懸崖邊上：它的根在哪裡，它靠什麼滋養，是什麼奇迹製造那些綠葉？但是，它存在，真的是綠——那就是說，顯然它得到它生存所需的東西。譯者理夏德·普日貝爾斯坦在導言中半開玩笑地（但認真地）說，安娜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日記應成爲妻子

們的入門書：如何對待一位困難但善意的配偶。很不幸，她的經驗對任何人都沒有用。安娜並不是在按一個計劃行事。可愛的寬宏完全是她的第二天性。

名人誌

阿莉恰·哈利茨卡原籍克拉科夫，早年逃離舒適的家庭，先在慕尼黑，稍後也即一九一二年，在巴黎學習繪畫，並與著名立體派畫家路易·馬爾庫西結婚，從此長期加入巴黎前衛藝術界名人圈。雖然她是一位畫家，但她對自己的作品或丈夫的作品都沒有太多話要說；對於其他藝術家，她也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東西可說。一、二十年代的巴黎——藝術各領域者取得重大、戲劇性突破的時期——在她的回憶中變成一系列有關名人的軼聞。浮光掠影的波希米亞生活，刻意臧否他人的字句雨點般灑落在塞納河兩岸，一支好看的大小名人檢閱隊伍：都是有頭無尾。最後，你只想聽有關某個不出名的人的故事，某個如果不是這本書就沒人知道的人。畢竟，關於畢加索、阿波利奈爾等人的回憶錄，總會源源不斷地出版……而哈利茨卡，誠如他們所言，認識「每個人」。但認識「每個人」有點太多了，那其實意味着你不知道任何人。你根本就沒有時間或精力。我們都知道，認識的人越多，朋友越少。她以精心挑選的陳詞濫調捕捉每一個新獵物，然後繼續往前走，去另一次開幕式、一次新首演、一個新沙龍……但是有一天疾病糾纏上作者，她有幾個月被迫足不出戶。那個欣欣向榮、吵吵嚷嚷、忙忙碌碌的「每個人」的世界，突然消失了，彷彿被地球本身吞沒了似的，而她獨自與照顧她的老女僕迪布瓦太太廝守。你知道嗎，這位迪布瓦太太是這本書中最好的故事的主角，儘管她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貴族，只是一位謙卑的前盥洗室侍者。有一個時期，她會跟她的情人，一位賭台管理員，去了不少地方旅行，並在從開羅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各種賭窟從事她那份費力的工作。當她被問及對這些遙遠旅行的印象時，她簡短地答道：「夫人，我總是在地下室工作，所以我看得少……」我的天。

冰糖葫蘆

薔和薇是兩姨表姊妹。薔比薇大兩個月。她們小時候在一個宿舍大院裡長大，那大院一角有個簡單的兒童樂園，她們倆最愛玩蹺蹺板，不是風平浪靜地玩，而是誰都不服誰的氣，使勁地蹬地，使蹺蹺板對面的那方感受到強烈的挑戰意味。一九八〇年，她們都到了十八歲的芳齡。薇考上了大學，薔沒有考上，薇去大學報到前，薔和她最後一次在大院裡玩蹺蹺板，有人嘲笑她們：「多大了！還跟小姑娘一樣！」她倆滿不在乎，猛蹬猛起，笑成一團。從蹺蹺板上下來，薔望着薇說：「我明年不再考。我就不信只有大學才能孵出金鳳凰！」

後來兩家都搬走離得遠了。但一直保持聯繫。頭兩年是利用各自樓下存車棚裡的公用電話，管電話的拿個大喇叭筒在樓下喊，星期天薇從學校回到家，多半就有傳呼電話叫喚她，她趕緊下樓去接，那一定是薔打來的。後來她們都置備了BP機，這玩意兒早被淘汰了，那時候卻很時髦，通知來電話不用扯嗓子嚷了，BP機會給你信息，你可以從機子上顯示的號碼得知誰在找你，然後到電話機前給其回電。再後來薔先給家裡裝上了電話，薇他們家晚裝了半年，於是兩姊妹在休息日就煲上電話粥了。薔居然從單位辭職，跟她男朋友一起倒騰服裝，薇就在電話裡表示擔心，怕她惹出麻煩。薔嫌薇越讀越呆，告訴她填鴨用不着爲候鳥愁食，只是要求薇「從實招來」——她和那個「白馬王子」是否都能順利拿到美國大學獎學金？如果「王子」拿到而「格格」拿不到，「王子」是否真能在站住腳後辦「格格」去陪讀？再後來，薇剛從美國領事館辦妥簽證回到家，就接到薔的電話，薔爲她高興，同時告訴她：「你也該爲我高興，我置上大哥大啦！」至今薇還記得薔到機場送別她時，手裡拿着那麼茁壯的一個黑傢伙，代她撥號，慫恿她跟所有想得起來電話號碼的親友、同學、老師——道別。薇就知道，薔是在跟她玩蹺蹺板：你以爲你出國萬人羨慕？看看周圍人們的眼神吧，不是都在羨慕我置備的這個大哥大嗎？那時候全中國能置備手機的人士極其有限，那第一代手機傻大黑厚，所以被恭維爲大哥大。

薇和她的先生在美國經過多年奮鬥，餐館刷盤子刷得換過一層皮的手，終於能翹起蘭花指刷信用卡消費了，他們給親友寄來在那邊的照片，薔就收到很多，獨棟「號司」，後院有游泳池啊！天空藍得像寶石，草坪翠綠得讓人陶醉。薇有一天終於給薔發出了邀請信，薔去美國領事館，竟遭拒簽！薔主動給薇打去電話，罵罵咧咧，薇很委屈，但知道不過是又一次在蹺蹺板兩頭。

日換星移，薔拿到商務簽證到了美國，薇開車到她們那些商人下榻的旅店去接薔，往薇家的路上，薔說：「美國嘛，早從書裡、電視裡、電影裡、你寄來的那些照片裡，領教過了，眼見爲實，確實不錯。可是讓我想不通的是，我們預訂的這家酒店，號稱四星級，怎麼大堂那麼沒氣派？也不提供足療服務。」薇先在高速公路上開，後來轉到一般公路，再後來開到分支上，路上車稀，兩旁森林寂靜，薔問：「怎麼還不到？難道你們每天上下班都要在車上消耗這麼久？」薇只是說：「快了，快了。」

薔在薇家住了兩天就煩膩透了。原來這帶泳池的漂亮「號司」不但遠離城市，連到最近的一處「莫」（mall，綜合購物中心）也要開車四十分鐘，周圍分布着樣式不盡相同的「號司」，都附帶美麗的草坪花樹，但鄰居們是老死不相往來的。薔發現薇家裡擺滿了中國的工藝品，薇和其先生告訴她，她們休息日的樂趣之一，就是開車帶孩子們去城裡唐人街，那街上的一家中國工藝品專賣店必去，每次都要買回幾件以解鄉愁。在薇家，薔發現他們居然還在看老式的錄像帶，不禁好笑：「在中國農民工也看DVD了呀！」

最近薇和先生帶着小小女兒回來探親，環路上成片的高樓令他們目眩神迷。進了薔離鬧市不遠的居所，薇立即有被蹺蹺板那頭的薔猛蹬一腳往上急顫的感覺，比想像的寬敞不去說了，那裝修，那傢具，那陳設，那超薄的大液晶電視，色色都彷彿在宣告這裡不是在發展中而是已經發達。薔用「愛鳳」手機催先生快點回家，又讓薇的小女兒用她的「愛派」看動漫。

兩姊妹的先生在一起聊得起勁。恨腐敗，反霸權，嘆環境破壞，盼經濟復蘇，不乏共鳴，但薇的先生在美國已被公司裁員，這次回來是想到國內尋找機會，他坦承自己目前不崇拜喬布斯而心儀喬姆斯基，有去參加「佔領華爾街」的衝動。薔的先生是個京劇迷，引用程派名劇《春閨夢》裡一句唱詞表達自己的內心：「市井微嘆慮變生。」結果兩人也等於上了蹺蹺板，爭論以至抬槓。

薔和薇卻跑到住宅區的健身園地，不顧徐娘半老，真地又壓上了蹺蹺板。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和自己的浮沉悲歡，倏地湧上心頭，反倒失語。她們像童年時那樣在蹺蹺板上起落，她們沒有什麼理論，只持守一種普通價值：不管世道如何變化，唯願自己和家人無病無災、多歡少憂。

海味街

黃秀蓮

那天往西環，在俗稱「海味街」的德輔道西走了一趟，再次領略到這區老而不老的情味。

低矮殘損的舊樓確是折了一些，新廈亦已聳峙其間，然而搬進去的依然是老字號；裝修格局依然故我，生意營運仍沿用老一輩那套。

老行業，生意生生不息，早晚都客似雲來，一片朝氣。聽說日本九——海嘯後，吉品鮑魚的產地已湮滅於驚濤怒湧，所以今日供在玻璃瓶高擱架上的吉品鮑更顯珍貴，數萬元一斤也屬等閒；還有像黑毛蟲的遼參，身長肉厚的雄花膠，扁扁的魚翅……鮑參翅肚，飲食八珍，都在眼前，是糧倉更似金庫，架勢得不得了。中價貨有比目魚、鯉魚、鱸魚肉、元貝、竹笙……廉價貨有海參絲、小蝦乾、銀魚乾、紫菜和柿餅，奇特者是海馬和海星，形態猶栩栩如生。品種繁富得超乎想像，「民以食爲天」，在飲食上中國真是決決大國。

據我粗略觀察，似乎店舖愈近上環，貨品愈名貴，愈遠就愈平民化。商戶蜚蜚，做生意的手法，待客的態度，自是各有不同。勢利者，見客人在門外張看，叨煙穿夏威夷恤的夥計，會直問要買什麼；一入店門，便如影隨形，熱情得近於壓迫，客人休想從容格價；倘客人只是眼神逡巡，神色冷靜，坐在鋪尾寫字桌前的老闆，其臉色至言語，竟有逐客之意。機靈者，是老闆也好，夥計也好，都很有默契地，讓老主顧在電子磅上看清楚重量，然後多抓半兩幾錢往磅上放，並說：「熟客嘛，何只十六兩，十七兩有餘了。」面子給盡。待算了總數後，零頭也往往略去不算，老主顧拎着大袋海味，臉上有光，心滿意足，不只下次再來幫襯，還會把親朋戚友都帶來。既有其鑑銖必較之精明，也不失舊社會之人情，這派商人吃得開的。

然而老城裡還有更敦厚的商人，得朋友介紹，我登上二樓，那兒專營批發，三個單位打通了，有座地磅，有急凍櫃，有不熏硫磺的良心食材，有相宜的價錢，還有入行五十七年的衛先生；五十七年的磨練，絕對有資格去口述海味專書了。生意雖忙，卻不怕費時，不嫌其煩，把真假非洲海底椰放在我面前，點出判別真偽在於兩邊切口，而兩種貨色價錢之別是三十倍。再買天白花菇，他先問清楚是自用還是送禮，便把壓在頂的三大袋先移開，才挪出那袋，花菇個子小小，剪開袋口，香氣四溢，說：「買一斤就夠了，香味會揮發的。」誠懇如相交有年，諄諄解說又似良師。

君不見市面上多少奸商，君不見股票市場多少欺詐，所以買賣風格，亦如海味，有香而陳，有腥而臭，有真贗之別，亦有上中下品之分。學問、智慧與人品，俱在買賣中。

老城尚在，古風猶存，淡淡芬芳，如稀有甘草。

不知從哪一天開始
我們蛻殼
成赤裸的靈魂
相愛
再無過去的包袱
亦無歷史的印記
我們的軀體沒有年輪
星星沒有爬上我們的髮
我們沒有將來
現在就是永恒
我們沒有美醜
兩副無瑕的真身
我們隨時合二為一
是男是女是活潑的精髓
愛哭愛笑愛擁抱愛接吻
地老天荒
靈魂與愛同存

阿丹

姊妹蹺蹺板

劉心武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爲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 tk1902617@hotmail.com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